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五十一回 議眉京呼相遣軍分守險 火林箐紹王賞雪大喪師

潛光自使尹百全再伐鐵山。不數日，忽報三眉山後諸鄉盡為韓騰所掠。左據石杵岩，右據雙角峽，造浮屠於峰頂，以窺眉京。潛光大懼，欲使奇子翼率軍五千出羊蹄徑以拒韓騰。令未下，又報白萬寶兵出夷庚，聲言欲取左眉，以還韓騰。潛光正集文武議禦敵之策，紛紜未決。忽見弗江、紹真撰甲上殿奏曰：「今無力趙公挪糾合鄉兵十萬，渡烏溝，出蓬婆，旌旗翳天，兵勢甚盛，何以當之。」紹鷹揚曰：「聞黃石可驚，亦兵出寅邱、沙頭，東進諸鄉，望風降附，何以御之。潛光驚得臉色如土，眩亂不能言。工部尚書老士矜曰：「顏少青布四面之羅以困我，分御之，則力易疲，分守之，則勢不固。不如卑禮厚幣以求和，然後觀釁而動。」禮部侍郎勞譯曰：「敵氛方盛，和必難成。惟用吳越故事，購美女二人，教成歌舞以獻之。彼少青好色之徒，容易惑其心志，所謂枕席戈矛，絕勝疆場劍戟也。況少青將相皆用婦人，悍虎牝雞，終釀內禍。夫木也而內蠹生，不擊而自倒。國也而內禍作，亦不擊而自亡已。」翰林學士丁勉之曰：「臣聞少青雖用婦人，然以才選，非以色選也。故可足足緒顏方面，白雪燕綠臉青眉，張銀銀、寶小端臉俱黑色，然皆寵冠六宮，勢傾朝野。彼花容，一黃瘦村娃耳，非有飛燕之輕盈，玉環之豐豔也。一旦舉而置之相位，能制曆書，秉朝政，而和衷共濟，內外不聞詬誶之聲。縱覓得西子夷光，只恐謀同畫餅耳。」潛光沉吟不能決，太師呼家寶曰：「事急矣，鄭旦、夷光，非一二日所能覓，教歌學舞，非一二日所能工。今且遣兵分守險要，連和之事，且作後圖。」潛光曰：「孤近來氣餒多病，軍事一以委卿。」遂退。家寶乃令紹鷹揚率軍一萬，保守左眉。紹太康率兵五千，保守鉤鑷。為犄角勢，深溝高壘，不許出戰。使司馬恭率軍一萬，保守大寅。陶豹率兵五千，保守小眉。為犄角勢，深溝高壘，不許出戰。使奇子實率軍一萬，保守阪泥，以御小端、萬寶之兵，亦守而不戰。調遣已畢。忽趙子廉、可伯符、黃熊、黃鉞來見家寶曰：「今紹龍飛率十萬雄兵，渡魚腸坂，鋒不可當。人心震恐，相公豈高枕不聞耶。」家寶大驚，即奏聞潛光。潛光乃發左韓右紹之軍，率諸文武御駕親征。軍於劍浦，正與晉軍前隊香得功相遇。得功雖降晉，心不自安，每思立戰功以釋晉人之疑。乃以五千軍偃旗臥鼓伏於劍浦之林木深處，乘紹軍柵寨未定，驟出擊之，大勝，獲前將軍戚昭。紹軍退數里下寨。得功收軍，解戚昭來見龍飛。龍飛曰：「將軍豈不知本帥軍令乎，凡不奉將令出軍者，雖勝亦斬。將軍身為先鋒，故違將令，何以為諸軍式。」喝左右推出斬之。可炭團曰：「未嘗敵軍，先斬大將，於軍不利，宜將功准罪，待再犯乃不赦。」龍飛謂諸軍曰：「本帥令出必行，雖尊親不赦。今香將軍以身在前鋒，頒令未及，故待功折罪，諸軍無得效尤。妄希恩赦，以取罪戾。」眾肅然，汗流浹體。龍飛問得功曰：「戚昭何如人，將軍必知底細。可用則用之，否則殺之。」得功曰：「此無用人也，殺之何益，不如割其鼻，放回紹軍以辱之。」龍飛乃使人剮而縱之。得功亦叩謝不殺之恩，回營去了。龍飛治軍恩威並行，而將卒用命，柵固壘高，巡哨嚴密，雖劫不動。十二月朔，刻期大戰，問香得功曰：「由程野至司馬諸鄉，皆平坦大路，好作戰場，不知曲徑支途，可伏兵者還有多少？」得功曰：「自某至某自某至某，皆逼仄小徑，可以設伏但樹木不多，每徑只可容一二百人。過司馬鄉，則林木叢雜，多岡巒。越犀象二山，即逼近鐵山之背不遠矣。」龍飛乃使百工引兵三百人，據魚腸坂，截十字關小路。使紹仲孝領軍一萬，守舊營，立品字柵，巡邏交加，須防夜劫。仍使香得功為前鋒，可炭團為左翼，如左有伏兵即張左翼御之。以張鐵鐵為右翼，如右有伏兵即張右翼御之。以司馬發為合後，如伏兵從後來即轉旗倒戈以御之，不得大呼小怪，驚動中軍。

是日也，北風甚大。龍飛軍次程野，不欲戰。呼家寶用十面埋伏之計，連天號炮，四方八面殺來。龍飛駐軍不進，陣如鐵鑄。十面伏兵一齊衝突，皆不動，反為矢石傷折。午後朔風始息，乃開軍門，張銀銀拿巨鋤，引軍一千從左旗門出。可香香拿巨斧，引軍一千從右旗門出。香得功揮四稜雙鞭，引本部軍從中進。時相持半日，十面伏兵皆散，紹軍正怠。忽然笳鼓震天，三彪軍馬乘其懈，一齊衝入陣中，紹軍大亂。龍飛揮兩翼兜出陣前，合攏卷殺，勢如江決山崩，不可御。潛光落荒而走，心膽俱裂，幸龍飛軍不窮追。呼家寶會合紹真、伯符諸將，收合敗兵奉潛光退保司馬鄉，密箐中下寨以避其鋒。忽軍士報大將軍尹百全，引敗軍數千來投。君臣聞報大驚。急傳進詰問，百全投槍於地，頓首請罪。潛光曰：「行軍非勝則敗，何足為將軍罪。」因備叩致敗之由。百全曰：「臣七月下旬，軍於小鐵山，凡二十三戰皆勝。昨與紹金戰於風雪中，軍士手足皸裂，不能操戈，兩軍鳴金，約日暖再戰。時鐵山旁有一小鄉民，皆逃難遠竄，只剩數百間草屋，我軍士爭據之以避風雪。半夜裡，四面火起，草屋皆著，風助火勢，半作焦頭爛額之鬼。逃出的，盡被鐵山軍馬斷殺。舊營使繆方紹春華守之，亦被焚劫，糧草軍器盡失。弗江諸將死無子遺，繆方亦為亂軍所殺。臣與紹春華退保小鐵山，收合殘軍不滿萬人。知大王駐蹕於此，欲越嶺請罪，然攀緣磴絕，無翅可飛。昨夜三更裏氈縫下，隨崖而死者又數百人。倖臣與春華尚完筋骨，故得見王。聞敵謀皆出女丞相趙無知，即花狀元其人者。」潛光以劍擊案曰：「無知不死，孤無葬地矣。」言未已紹春華入見曰：「深林密箐，豈屯軍之所哉，倘敵用火攻危矣。」呼家寶曰：「足下，豈不聞水隨地行，火隨風煽乎。今凝寒如此，量無東南風以煽火可知也。世無諸葛，誰解呼風。足下是驚弓之鳥，故多驚惶耳。」時刁門正報三更，家寶使人攜酒，拉春華同請潛光出營賞雪。但見天鋪粉水，地簇銀沙，一帶箐林，盡變作璇花玉葉。君臣三人正擁重裘，銜杯看雪。家寶指空中的雪花曰：「這雪花婆娑，戲玉朵朵，皆從西北飄來，可知敵在東南火，不能逆風及我，可知也。」潛光然之。酒半酣，雪花愈大，北風愈緊，潛光根觸中懷，不禁無然歎息曰：「人生幾何，經一回雪，便白一回頭。短景頹陽，易增哀樂。」因素壺自飲數杯，倚樹而歌曰：「雲兮雨兮，自我不見，今三月兮。胡為乎雪兮，胡為乎雪兮。」歌未已，春華指著一線火光從西北角起，漸漸的一天絳雪都釀著紅光。潛光家寶大驚。翹首看時，火光漸近，乘著朔風，拉雜雜地，林箐盡著，急傳令拔營。時四更將盡，軍士皆睡著，從夢中驚醒，寒顫肌膚，苦不欲動。軍資糧草，搬運不迭。但聞四面皆磳磳之味，火燄燭天。那璇花玉葉，又變作猩朵血葩了。諸營皆著了火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煙燄裡刮刮剝剝，雜著哭聲、喊聲、馬哀嘶聲，震搖天地。尹百全揮槍撥開火路，引著潛光、家寶、春華，突煙而走。見有火處皆已兵，無火處皆敵兵。又聞四面皆大呼：「休教走了紹潛光。」呼家寶、百全大驚。引潛光等從雪花裡走。忽然一聲吶喊，有軍攔住。一將揮刀直斬百全，早被百全挑翻，殺散眾兵，已不知潛光等何處去了。百全翻身殺轉，來尋潛光。火光裡，正遇神鋼將軍可炭團，雙鋼打來。百全橫槍急架，那槍柄已打做兩段了。左手拿槍柄，右手拿槍頭，來戰炭團。炭團使個烏龍出洞勢，從百全腋下插來，百全扭側了身，用槍柄向鋼柄一撲，右手的槍頭，用側翅掠風勢向炭團心窩裡刺來。槍正未到，炭團右手的鋼早緣槍柄削下，已削著百全的手，大叫一聲，回馬便走。炭團從後趕來，忽趙子廉率十餘騎殘軍拔雪花來載炭團。炭團正被銀鎖梅花甲舞動銀稜雙鋼，不知六花滾雪，或雪滾六花。趙子廉及十餘騎殘軍，皆屍飛網下。炭團承著雪光來尋百全，恰遇香得功軍馬擒得紹春華，緣山徑來。炭團問：「百全何在？」得功言：「隨著可伯符的軍不知逃往何處去了。」時天已明，但見焦骸血積滿山谷，盡被雪綿封住。眾軍聞鳴金聲，咸收軍回大營繳令。